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IV [英] 柯南·道尔 / 著 傅 聪 / 译



百年来风靡全球
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
销售量过亿册
翻拍成众多版本的电影、电视剧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IV

[英] 柯南·道尔 / 著 傅 聪 /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英) 柯南·道尔著; 傅聪译.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08-5867-3

I. ①福… II. ①柯… ②傅…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5746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著

译 者 傅聪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3

字 数 15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867-3

定 价 1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3 目 录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新案卷

一 被阻止的婚礼	3
二 被软禁的军人	26
三 王冠宝石案	44
四 石桥附近的女尸	61
五 爬行人	83
六 狮鬃毛	101
七 房客的真面目	117
八 肖斯科姆别墅	128
九 吝啬鬼妻子“私奔”案	144
十 三角墙山庄的故事	158
十一 苏塞克斯吸血鬼	175
十二 三个同姓人	192



最后致意

一	威斯特里亚寓所历险记	208
二	纸盒里的人耳朵	237
三	暗语揭密	256
四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274
五	福尔摩斯之“死”	302
六	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	317
七	魔鬼脚跟	336
八	最后的致意：夏洛克·福尔摩斯后记	357

福尔摩斯新案卷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在我看来，夏洛克·福尔摩斯极有可能会成为名声流传不朽的男高音一样的人物，对着贪得无厌的听众一再鞠躬谢幕，可是这一切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无论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在虚构的世界里，总有一天福尔摩斯肯定会踏上天国之路。有人希望最好能有一个奇异的阴间——那是一个虽然神奇却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在那里，菲尔丁的漂亮小伙仍然可以向理查逊的美丽女郎表达爱意；司各特的英雄们依旧可以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狄更斯欢乐的伦敦佬们还在肆无忌惮地大声欢笑着；而萨克雷的市侩们则继续从事着让人瞧不起的勾当。说不准在一个神殿的偏僻角落里，福尔摩斯和他的老朋友华生医生暂时逗留在一个地方，而将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给另外一些聪慧的侦探和他们有些反应迟缓的助手。

实事求是地说，福尔摩斯从事侦探事业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当然要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跟我讲，他从小就是读着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长大的，我是不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惊喜的。毕竟，随意安排个人的重要日期是不会受到他人欢迎的。事实上，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中首次与公众见面的，这两部小说发表于1887年和1889年之间。此后我出版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第一部是1891年在《海滨杂志》上出版的《波希米亚丑闻》。看起来读者似乎很买它们的账，需求量大增。从那以后的三十九年来，我始终在写故事，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五十六七部，可分为《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其中近几年发表的最后十二篇，被我收编在这本《新探案》里。

福尔摩斯的侦探工作是从维多利亚朝晚期中叶开始的，在那短暂的爱德华时期——那是个狂躁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年读福尔摩斯故事的年轻人，现在又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同一本杂志上阅读着同样的传奇。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英国民众对福尔摩斯的耐心和忠诚，实在是可圈可点。

我已经下决心用《回忆录》来结束福尔摩斯的侦探生涯了，这是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学生涯被限制在这一个领域里。这位面庞消瘦冷峻、四肢懒散的人物已经将我大量的想象力消耗掉了，于是，我就这么将他的生

命了结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可以很从容地回应读者的要求并把当时的仓促之举搪塞过去。对此我一直没有后悔过，实际上，我也一直没有觉得写这些侦探小说，对我在填补自身不足方面进行的其他研究有所阻碍，诸如，我对历史、诗歌、历史小说、心理学以及戏剧等的研究。相反，我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福尔摩斯的存在，我就没有现在的成绩，虽然他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一些人对我其他文学方面的了解。

鉴于此，读者们，让我们和福尔摩斯说声再见吧！感谢你们始终如一的支持，希望阅读这本书可以把你们从生活的焦虑中解救出来，并得到只有在小说幻境中才能获取的思考灵感，这将算作是我的回报。

阿瑟·柯南·道尔谨启

一 被阻止的婚礼

整整十年来，当我第十次要求将下面这个故事呈现给读者时，夏洛克·福尔摩斯这样回答我：“现在可以这样做了。”我终于得到了允许，因此我会将我朋友这段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经历呈现给公众。福尔摩斯和我都十分喜好洗土耳其浴。我看见在蒸气笼罩的浴室里，那舒坦懒散的气氛，让福尔摩斯更放得开，比平时更随和、也更愿意谈一些平时不愿说的话。在北安普敦街浴室楼上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并排放着两只躺椅。1902年9月3日，我们的对话就从这躺椅上开始了。

我问他有没有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从裹着身子的浴衣里将他那瘦长却很灵敏的胳膊伸出来，从身旁的上衣内袋里将一个信封掏了出来，并说道：“虽然这可能只是一次故弄玄虚、甚至是神经过敏的欺骗，不过却也可能关乎生死。我所了解到的也就是信上说的这些。”

这封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内容是：“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致敬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有十分让人为难的事聆听教诲，明日下午四时半将登门拜见，如您同意这次拜会，请电话至卡尔顿俱乐部示



知。”当我将这封信递回去时，福尔摩斯说道：“华生，我已经和他约好了，同意和他见面。你了解戴默雷这个人的情况吗？”

“对于这个名字，我了解它在社交界是无人不知的。”我说道。

“对于他，我要知道得多一些。他因善于处理那些很少见的棘手案例而名声在外。你可能记得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士爵士之间的谈判吧？他是一个有着深厚外交天赋的人，所以，我认为他这样做不是在做秀，他可能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

“对呀，华生，要是你愿意的话。”

“哦，对此我感到荣幸之至。”

“既然如此，请记得时间是四点半。在那之前，可以先把这个事情暂时忘却。”

那个时候我住在较远的安妮女王街，不过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就已经赶到了贝克街。詹姆斯爵士于四点半如约而至。不用太多的笔墨对他的外表进行描述，因为很多人没有忘记他那坦荡爽朗的性格，宽阔而剃刮得十分干净的面颊，还有那悦耳动听的声音。他灰色的爱尔兰眼睛传递给人的是坦率与真诚；灵活且含笑意的双唇不时蹦出幽默的语言。他经常戴着发亮的礼帽，穿黑色的礼服大衣，总之每一处细小的地方，从黑色绸缎领结上镶嵌的珍珠别针到漆皮皮鞋上淡紫色的鞋罩，都在向外界显示他名声在外的衣着品味。这位高大雍容的贵族轻易就掌控了整个房间的气场。

“实际上，我是准备请华生医生出手的。”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个躬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确实离不开华生医生的配合，因为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喜欢用暴力，而且对什么都毫不顾忌的人，可以说，他是全欧洲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我过去的很多对手也都被别人冠以此名号，”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抽烟吗？那真是不好意思，我要抽一根。假如你说的这个人比已经死去的莫里亚蒂教授，或者是现在还活着的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还要危险的话，我认为那倒真值得领教一下，他的大名是……”

“古纳亚尔男爵，听说过吗？”

“你说的是奥地利的那个杀人犯吗？”

戴默雷上校将他那双戴着羔皮手套的双手高高举起，大笑着说：“真是很厉害！没有什么事可以瞒得过你，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你已经将他确定为杀人犯了？”



“对犯罪案件关注是我的工作。了解布拉格事件的人，又如何不怀疑这个人是罪犯呢？可惜的是由于一条不能变通的法律条款和一位目击证人的可疑死亡，他被无罪释放！当施普吕根通那起所谓的‘事故’发生的时候，我就像在现场一样可以认定，杀害他妻子的罪犯就是他！我也了解到他来到了英国，并且也预料到他早晚会给我找点事情做的。那么，古纳亚尔男爵现在如何了？这次不会是悲剧再一次上演了吧？”

“可以说这次要远比上次严重。预防犯罪永远比惩治犯罪更有意义。眼睁睁看着一件残忍可怕的事情即将在自己眼前发生，而自己对此却无能为力，这简直可怕极了！人活在这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到为难的境遇吗？”

“好像没有了。”

“那你就会对当事人同情了，我在为他处理这件事。”

“我不明白，你只是中间人，那谁是委托人？”



“福尔摩斯先生，我恳请您对这个问题不要追问。我必须要保证他尊贵的姓名不出现在这个案子里。他的动机绝对高尚而且正义，不过他确实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您的报酬我保证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并且您可以完全自主行动，当事人是谁其实没有什么要紧吧？”

“真是对不住，”福尔摩斯说，“我一直习惯于负责的案子一头有谜团，要是两头都是谜的话，那就无法让人从容了。詹姆斯爵士，恐怕让你失望了，我不准备接这个案子。”

詹姆斯爵士显示出明显的焦灼不安，他那原本开朗、敏感的面颊因为激动和失望而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您恐怕一时半会不清楚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您这样做使我左右为难。我可以确定，假如我告诉您真相，您一定会为接手这个案子而感到自豪，可是之前的承诺让我不能透露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好吧，至少我将能说的都讲给你听，可以吧？”

“可以，不过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并没有承诺什么。”

“我知道。首先，您肯定听说过德·梅尔维尔将军吧？”

“是那个在开伯尔战役成名的梅尔维尔吗？如果是他的话，我知道。”

“他的女儿叫维奥莱特·德·梅尔维尔，是个年轻貌美、有才华且富裕的女人，从各方面说都远远超出一般人。我们竭尽全力从魔掌中准备营救的就是这个美丽可爱的女孩。”

“你的意思是她被古纳亚尔男爵控制住了？”

“这种控制对女人来说是最致命的，那就是爱的控制。这个家伙——您应该听说过，是一个长相帅气、举止优雅、声音温柔的男人，同时他还具备女人所痴迷的浪漫神秘的气质。很多女人都心甘情愿任他摆布，他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

“可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如何能够遇见维奥莱特小姐这样身份非同一般的女士呢？”

“他们是在地中海乘游艇旅行时结识的。虽然对来宾有所限制，不过客人都是自己负担旅费的。显而易见，等组织者了解到这位男爵的品性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家伙已经缠住了小姐，他完完全全俘获了她的芳心——

仅仅说她爱上了他显然是不充分的，她陷进去了，除了他，在她眼里，这个世界再没有别人了。任何说他不好的话，她一句都听不进去。我们做了所有能让她摆脱这种痴迷的事，不过都没有用。简单说吧，她准备下个月和这个坏蛋结婚。她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同时又认定了他，我们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才可以阻止她疯狂！”

“那个奥地利事件，她知道吗？”

“那个狡猾的家伙，先入为主已经把过去所有的丑闻都讲给她听了，可是他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对他所说的一切，她毫不怀疑，根本不听别人的。”

“上帝呀！你已经无意将那位主顾的名字泄露了，很显然，那主顾就是梅尔维尔将军了。”

来访者明显局促不安起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本来可以顺着你的话说的，不过这不是真实情况。跟你讲，梅尔维尔将军已经被这件事击垮了。这位以坚强著称的军人因为这件事情绪变得极为低落，之前战场上那所向披靡的斗志已经消失不见，现在只是一个老态龙钟、精神颓废的老头，他再也没有精力去和这个狡诈凶残的奥国恶棍一较高下了。我的主顾是一位将军的老朋友，在将军女儿小的时候他就如同一名慈父溺爱着她，他无法做到亲眼看着这起悲剧发生而无动于衷，苏格兰场对这件事毫无作为，请您参与此事是他的提议，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他特别要求不要让你的名字和这个案件有任何的交集。在我看来，依您的能力了解到我的主顾应该不难，但是我请求您以名誉做担保，千万不要如此，可以吗？”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这个我向你承诺。”他说道，“另外这个案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准备着手开始了，如何和你保持联系呢？”

“您需要找我的时候可以去卡尔顿俱乐部。万一有紧急情况，我还有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XX.31’。”

福尔摩斯将这个电话记下了，然后带着微笑坐下，将通讯录打开并铺在膝盖上。“告诉我男爵现在的住址。”

“金斯敦附近的弗尔诺宅子，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这个混蛋不知靠什么手段走运发了财，这样他就成了更有危险性的对手了。”



“他最近一直在家吗？”

“嗯，最近一直在家。”

“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关于他的信息可以告诉我的？”

“他有一些堪称奢侈的爱好，他对养马很感兴趣，经常在赫林汉打马球，后来他那个布拉格事情传开了，他被迫离开了那里。他还喜欢收藏书籍和名画，他的艺术才能很过人。据我所知，他很擅长鉴赏中国陶瓷，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还写了一部此方面的著作。”

“是个有着聪慧大脑的家伙。”福尔摩斯说道，“所有厉害的罪犯都是这样。我的老熟人查理·皮斯十分擅长小提琴演奏，而文莱特是个很独特的艺术家。这方面的例子我还可以说出很多。好的，詹姆斯爵士，请你跟你的主顾讲，说我马上就开始调查古纳亚尔男爵。我能说的就这些了，我还有一些自己的信息渠道。你可以放心的是，我会想办法将案子的突破口找到的。”

我们的委托者离开之后，福尔摩斯陷入深深的冥想之中，似乎无视屋内我的存在。终于，他回过神来，问道：“华生，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我想，你应该亲自拜会一下那位女士。”

“华生，亲爱的伙计，要是她那可怜的老父亲都无法让她动心，难道我一个陌生人可以吗？当然，假如其他的办法都不奏效，那也只能这样。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另辟蹊径，从其他角度入手。在我看来欣韦尔·约翰逊可能会有些帮助。”

在福尔摩斯回忆录里，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过欣韦尔·约翰逊这个人，是因为我较少涉及福尔摩斯的后期生活。早先，约翰逊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坏家伙，曾两次被关进巴克赫斯特监狱。在本世纪初，约翰逊决定重新做人，投靠了福尔摩斯，成为对福尔摩斯很有帮助的助手。他在伦敦黑社会里充当福尔摩斯的眼线，给福尔摩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假如约翰逊当了警方的“内线”的话，那他早就被人识破了。有他介入侦破的案子，他从来不直接上法庭，因此他一直隐藏得很好，其活动一直没有被同伙识破。因为他曾两次被关进监狱，这名声让他能够随便出入伦敦的每一家夜总会、小客栈以及赌场，此外，他头脑聪慧，反应迅捷，很快便成为一个

收集情报的高手。现在福尔摩斯正需要他的帮助。

我无法紧跟福尔摩斯的步伐，因为我自己还有事情要处理。但是一天晚上，我应他的要求在辛普森餐馆与他见面。我们坐在临街窗前的小桌旁，低头看斯特兰德大街上涌动的人潮，他跟我讲了最近的一些情况。

“约翰逊正在努力探查信息。”他说，“他选择在黑社会的黑暗角落寻找蛛丝马迹，因为只有在这种黑暗深处，才有可能将这个人的秘密探查出来。”

“我想说的是，假如这位小姐连已经发生的事实都不相信，那么即使有新的发现又如何能让她回心转意呢？”

“这还真说不好，华生，女人的心思和想法有时候对男人而言完全是个谜。杀人犯也许可以得到宽恕和谅解，不过小小的冒犯却可能招来怨恨。古纳亚尔男爵提醒我……”

“什么，他提醒你？”

“哦，是这样，我还没跟你讲我的计划。华生，我一贯喜欢和对手近距离斗争，我迫不及待想亲眼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货色。在我吩咐约翰逊要探查的工作之后，我就坐上马车直奔金斯敦，去拜会一下这位态度温和的男爵。”

“他知道你吗？”

“那其实很容易，因为我递上了我的名片。他是一位沉着冷静的对手，十分镇定自若，声音很温柔，和蔼得就像是您的一位顾问，可实际上却像蛇一般阴险毒辣。他是有教养功底的，是个真正的犯罪贵族。在他虚与委蛇的社交礼仪下是他那异常阴冷残酷的内心。是的，能和古纳亚尔男爵交手我很兴奋。”

“你刚才说他温和？”

“不错，如同一只抓到了老鼠的猫在那儿喵喵叫。有些人的温和远比那些粗暴者的残酷更要可怕。他的寒暄与众不同。‘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他说，‘很明显，您一定是梅尔维尔将军请来阻止我和他女儿结婚的，是这样吧？’

我直接承认了。



“‘先生，’他说，‘我认为你会将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声誉毁掉的，这个案子你绝没有成功的可能，只会无谓地浪费精力，甚至有可能为自己招致危险，所以，劝你还是早早停手吧。’

“‘真是不谋而同啊，’我回答道，‘刚才那些话恰恰是我准备跟你讲的。我很尊重你的才智，男爵，而且今日相见我发现我的这种尊重更是丝毫没有损耗。坦诚简白地说吧，没有人想揭开你的旧疤，让你不舒服，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春风得意，可是要是你非要结这门亲的话，那么你就给自己招来了众多大敌，他们绝不会让你痛快下去的，直到你在英国无法立足为止，这代价你非要付出吗？假如你过去的事情传到她的耳朵里，那是很让人难堪的。’

“男爵鼻子下面的两撇黝黑的胡须，好像昆虫的两个触角。在听了这番话之后，他触角似的胡须开始颤动起来，最后笑了出来。‘福尔摩斯先生，不要怪罪我的失礼。’他说，‘可是看见你手里没牌却还要赌钱的样子，我实在无法忍住不笑。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将这件事办成，那确实让人同情。福尔摩斯先生，你手上连一张赢牌都没有，只有小到微不足道的牌。’

“‘你如此自信？’

“‘我当然自信。因为我的牌棒极了，跟你讲也无所谓，我幸运地获取了这位小姐全部的感情。虽然我已经将过去所有的不愉快都跟她讲了，我也告诉她会有一些邪恶的小人——我相信你能够猜到指的是谁——会来告诉她这些事情，并且我还跟她讲了如何应付这些人，你可能听说过催眠术暗示吧，福尔摩斯先生？你会看到它神奇功效的。对于有个性的人大可以利用催眠术达到目的，而不必用那些粗俗愚蠢的做法，所以她对你们是有戒备之心的。可以肯定的是她会同意与你见面的，因为她还是多少会听从她父亲的话——除了那件小事以外。’

“华生，当时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于是我尽可能保持理智地准备离开了，不过，当我把手刚放在门把上的时候，他突然把我叫住了。

“‘顺便告诉你一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勒布伦，那个法国侦探，你知道吧？’

“‘知道。’我说。”

“‘你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不幸了吗？’

“‘听说他在蒙马特区被一伙恶棍打伤，可能以后的日子要卧床不起。’

“‘不错。这件事可能是个巧合，被打之前他就正在对我的案子进行调查。福尔摩斯先生，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这不是件什么好差事，好几个人都已经遭到了挫败。临走之前我要郑重对你说：你走你的康庄大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见。’

“事情就是如此了，华生。现在你已经了解事情的进展了。”

“看来这个家伙有一定的危险性。”

“嗯，十分危险，不过我不怕他的威胁，可是需要警惕，这类人做的往往比说的更歹毒。”

“你非要参与其中吗？他和或者不和那个女孩结婚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想想他要是真的将他的前妻杀害了，那这件事与我的关系就很大了。除此之外，我们显赫的主顾……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喝完咖啡，你跟我回家，那个约翰逊在家等着我们呢。”

约翰逊果然在家等着我们，他是一个高大粗犷、红脸庞的男人，全身上下只有那双乱转的黑黑的眼睛，才将他那不寻常的机灵劲显示出来。看起来，他像刚刚还潜伏在另一个世界。在他身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身材苗条、面容苍白憔悴、神情焦躁不安的年轻女子。她一脸的忧愁和颓废，一看就知道曾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她叫吉蒂·温德。”约翰逊晃晃他的肥手介绍道。

“她什么都知道，好吧，还是让她自己跟你们讲吧。接到你的口信不到一小时，我就将她抓住了。”

“我很容易被人找到。”年轻女子说道，“我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伦敦的地狱里。胖约翰逊也在那儿，我们是老相识了。胖子，可是有一个人比我们更应该生活在十八层地狱，假如这个世界还有那么一点儿公平的话！这个人就是你们的对手，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说道：“得到你的祝福非常高兴，吉蒂·温德小姐。”



“假如我可以帮你们使他得到惩罚，我甘愿听你们差遣。”这位女客人咬牙切齿地说道。通过她那张苍白的脸和冒着火星的双眼中，我发现了她对那个人充满着仇恨。这是极少数女人才有的愤怒，男人可能很少有这种仇恨。

“福尔摩斯先生，你不用询问我的历史，那毫无意义，不过我可以跟你讲，我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拜古纳亚尔所赐！我恨不得马上看到他死！”她双手发疯似的在空中乱抓，“上帝呀！如果我能把他打入那个他已经将无数人推进去的深渊该有多好啊！”

“你了解如今的情况吧？”

“胖子已经将情况跟我讲了，他正准备对一个愚蠢的女人下手，还准备与她结婚，你想挽救那个愚蠢的女人。你这么了解这个魔鬼，一定不要让他和任何一个清白理智的女人在一起。”

“她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她疯狂地爱上了他。她已经了解到他的一切，可是她根本不在乎。”

“她知道那件谋杀案吗？”

“知道的。”

“上帝呀！她一定是彻底没有了理智！”

“她认为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好的事都是在冤枉他。”

“为什么不将证据摆在她眼前，让她好好看看？”

“你可以帮我们这样做吗？”

“我不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吗？让我站在她面前，跟她描述一下那个恶魔是如何折磨我的。”温德小姐说道。

“你愿意做这些吗？”

“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既然如此，这值得我们试一试。可是他已经跟她交代了大部分罪过并且获得了她的原谅，我认为她是不会再谈这个事了。”福尔摩斯说道。

“我会跟她讲她还没有了解的事情。”温德小姐说，“除了这件人人皆知的谋杀案，我还知道他的其他几件谋杀案。他经常用一贯的温柔腔调跟我说起某人，然后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说，‘还没有到一个星期，他就死了。’”